

老马和他的林子

杨奕萍

老马,原名马金娃,大家都习惯喊他“老马”。

每天早晨六点多,穿着护林员迷彩服的老马都会带着饮用水、干粮、巡山记录仪和巡山日记本,从平型关中心林场招柏管护站出发,沿着崎岖的小路向大山深处走去,开始他一天的巡山护林工作。

沿途遇到的当地山民,都会热情地用当地灵丘话和他打招呼:

“老马哎,哪下(去哪里)?”

老马也用地道的灵丘话回答道:

“绕甲绕甲(转一转)。”

招柏森林管护区地处灵丘县的东南部山区,位于太行山北部、山西省与河北省两省交界处,是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太行山绿化及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的重点区域,生态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这里层峦叠嶂,崖高谷深,交通极不方便。方圆100多里,沟壑纵横,碎石山路极其难走。

跟山民打完招呼,老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一片片茂密的落叶松、油松深处。

33年的林间穿梭,老马走遍了管辖近2.8万亩山林的每一个山头地块。每块林地的面积、位置、造林时间、生长状况,老马都了如指掌,甚至林内的每一条小路、每一道沟叉的分布,都异常熟悉。他简直就是招柏林区的“活地图”。

老马特别怀念以前的招柏林区老区长胡亮,还记得1986年到招柏林区报到的第一天,林区只有胡亮和老马两个人。胡亮给他讲植树造林的意义,他清楚地记得胡亮说的每一个字:“这些年,雨水少了,河水干了,风沙大了,都是因为山里的树少了。植树造林,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啊。”

那一天,老马默默地,跟在胡亮后面,进山了。

头一年秋天栽树,第二年春天就是辅助阶段,歪的扶正,松的踩实。到了夏天,又要修枝、砍灌,小树苗在盘根错节的灌草丛里长不起来。秋天来了,照例是背着干粮进山,种树,种树。

五年后,1991年的夏天,胡亮外出巡山时,疾病突发倒在林地上,连句话也没留下,就离世了。老马还记得,出事前一天的晚上,胡亮躺在炕上和他念叨着:“天太早了,老不下雨;咱栽的树,啥时候才能长大成林啊!”

一个老护林人,就这样去了,无声无息。后来招柏林区只剩下老马一个人,每日孤独地在山路上行走着。他每天徒步巡山20多里,每年出勤都在350天左右,一年6000多里的山路,磨破了5双胶鞋底,相当于绕着山西省走了一圈。

有一年老马获奖了,有1万元奖金。为了巡山方便,发现问题能及时赶到,奖金一下来,老马就用这些奖金给管护站买了树苗、镰刀、劳动鞋,剩下的钱买了一辆和自己名字谐音的“金蛙”牌农用三轮车。

妻子知道后,红着眼,哽咽着数落老马:“几十年我又当爹又当妈,大事小事我一人扛,老人生病,孩子上学你都顾不上管,好不容易有点奖金,你却又……老马老马,你就和树过去吧。”

老马耐心地跟妻子解释,森林防火工作有“四早”:早投入,早发现,早报告,早扑救。购买三轮车,就是为了“早发现”,争取“早扑救”。他整天开着三轮车在林区内崎岖的山路上巡查。尤其高火险期,更是天天上山,没有一时松懈。

在林区,没有比火灾更可怕的事情。

见到老马,我下意识地就问出口。

“老马,你在林区碰到过火灾,救过火吗?”

“有过一次,那是有一年的春天,晚上十一二点,从河北过来的大面积荒山野火,往招柏林区蔓延。听到火情通报,我抓起灭火工具就往林子里冲。”

“往火里冲的时候,你害怕吗?”

“着急大了,啥也不考虑。就怕林子被烧了。我用嘴咬着手电,照着的地方,用灭火工具一处一处地灭火。”

那场大火,老马会同河北的护林员,开出隔离带,防止火灾翻山越岭。经过6个多小时的苦战,最后将明火扑灭,成功地将荒火阻隔在河北一侧,使招柏林区千亩林地免遭损失。

林区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我看见多处大型水泥防火标语牌。标语牌高两米,宽三米,都是2003年前后老马自筹资金修建的。每块砖、每桶水、每袋沙子水泥,都是老马人工背运上来的。这样的标语牌共有6座,分布在山顶、山腰、要道、路口和树林密布的林缘地带,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粗略计算一下,即使不计人工费用,

每座标语牌至少也得1500元,6座就是9000元,大约是当时老马整整一年的工资。

为了让林区所有村民都具备防火意识,老马自掏腰包,买了一台二手电影放映机,用他那辆“金蛙”三轮车拉着,翻山越岭,把山民们唯一的精神食粮送到各个山庄窝铺;在放电影的同时,放映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和有关政策、法规的幻灯片,让山民潜移默化地有了防火意识。

冬、春季是护林防火的重要时期,每到此时,老马更是坚守在林区,寸步不离。尤其每年的清明前后,火险高发时节,马金娃带着干粮水壶,干脆就守在山上。就这样,招柏林区安全渡过了每个火险高发期,建区30年来从未发生过一起森林火灾。

在林区,天天与树木打交道,看到一片片茂密的落叶松、油松像儿女们一样凝结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茁壮成长,老马心里由衷地感到欣慰与自豪。

经过33年艰苦卓绝的造林护林,如今的招柏林区已是另一番景象。碧绿的落叶松和苍翠的油松郁闭成林,站在高处望上一望,微风过处,林涛阵阵,郁郁葱葱。野猪、狍子、狐狸、野兔、松鼠等常有出没,环颈雉、苍鹰、啄木鸟以及各种各样的鸣禽更是不计其数,还有国家保护动物豹子、雕鹰等也在林中栖息。

老马的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但是在林区,老马的话自然就多了起来。

“你看,这是我1986年种的油松,现在长得这么高,空气中都带着松脂的清香,夏天进到林子里,就是凉快。”

“柴火岭全是灌木,到那里巡查基本都得半爬着走。要是不熟悉的人进去准迷路。但那里最容易产生火灾隐患,必须一点一点仔细看。”

“新栽植的小树最让人揪心,我总会多看几次,就怕有羊群经过。它们一过,小树的叶子全没了,这一年甚至好几年的辛苦就白费了。”

老马的眼里,心里,只有他的林子。

2016年春天,老马该退休了,场长来管护站看望他。就在大家以为辛苦了一辈子的老马终于可以歇一歇的时候,他却一脸严肃地恳请领导允许他继续留在这里巡山护林。他说:“我不能走,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哪怕一分钱不挣,我也要守护好这片林,这样,我心里才踏实。”

我随口问:“老马,如果当时领导没答应你留下来的申请,你怎么办?”

老马听到这话,突然用双手掩住脸,大声地哭了起来。

这一刻,我的心里也特别难受。

足足过了好几分钟,老马哽咽着说:“这三十多年,陪着这些树,我也想过,就是心里对这些树一天都放不下,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我还想继续留在那里看护他们,直到自己走不动为止……”

赞美新时代,唱响主旋律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启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伟大成就,尤其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取得了突出成就。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抒发生态环保人的家国情怀,即日起本报在文化版开设“我和我的祖国”专栏,开展主题征文活动。

征文要求:

1. 作品内容聚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一主题,结合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小故事”共鸣“大感动”,生动展现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生态环境领域取得的成就,展现个人追求幸福生活、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以及环境变迁带来的感悟感想。赞美新时代,唱响主旋律。作品要求主题突出,语言生动,故事感人,情感真挚。

2. 本次征文活动所有投稿均要求原创且未曾公开发表,版权归活动主办方所有。作品体裁限散文和小说,字数1500字以内。

3. 所有投稿均以word文档格式,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jingjie1201@qq.com,邮件标题处请注明“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字样,并注明作者真实姓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等信息,本版将择优刊发。

中国环境报社
2019年7月31日

地球脉动

远去的西滩岛

葛道吉

在万里黄河的曲折行进中,百折不回造就了黄河独特的秉性。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曲磨难后,以气吞山河之势冲出最后一道峡谷小浪底,像脱僵的野马席卷千里大平原。由于黄河的愤怒,裹挟了大量黄土高坡的泥沙,在距离小浪底十公里的宽阔河面上形成一个岛屿,经过时间和水的无尽的打磨和淤积,这个岛屿越发高耸而挺拔起来,成就了今天的西滩岛。

最初的荒岛有水草、芦苇、黄河柳、黄荆等近水植物相继生长。有水鸟、野鸭、兔子、水蛇等动物择地而居。很快便有农人涉水登岛,用锄头刨开肥沃的良田。当大田、高粱长出丰收的景象,便有更多的农人划着小舟,一边捕鱼,一边播种。周围是东去的黄水,与大陆相望而隔离着,倒也安静,倒也春华秋实,倒也人欢马叫、丰衣足食。就有民房建起,很快形成村落,是谓济源市西滩村。

西滩村是万里黄河第一村,黄河形成的岛屿不足为奇,而岛上形成村落的惟有济源西滩村。尽管该村只有几十户人家,但这里独具特色,风情万种,比起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美上十分。

我最初上岛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春季,乘坐三次小划船涉过三条河岔登的岛。岛上花香袭人,秀色可餐。见一头毛驴蒙了双眼在自觉地拉磨式提水,那已是西滩岛上很先进的汲水办法了。清凌的地下水涌管道而出,顺水渠流向菜园。村中一所小学,房顶上飘着一面红旗,有歌声在空中回荡。大片的油菜花成了粉黄的海,大大小小、色彩斑斓、翩翩起舞的万只蝴蝶,和着蜜蜂的嗡嗡声,让人有无尽的遐想和陶醉。错落有层次的高度里,亮丽着红白相间的景致,白的梨花,红的桃花和杏花,成片成林,

撩人情趣。我在想,到了秋季,这里将会是何等的硕果累累,何等的金色飘香的前景呢?西滩岛土质奇特,全是从百里以外被河水运输来的。特殊的土壤滋养出不同品种的果实来,据说西滩岛的西瓜、花生独具风味,在市场上价格不菲还十分抢手。那种清冽的甘甜和悠长的醇香让你回味无穷。我曾在粗壮的梨树和杏树前默立,看锦团花簇,赏蝶舞蜂飞。我想象着秋的景象。

西滩人豪爽直爽,家家相连互不设防,家什农具随处置放。黄河的秉性赋予了这里太多的刚性,凡事于中求,物质汗中收。他们的所需所求全凭自己的辛勤劳作,不劳而获的小偷小摸在西滩岛绝迹,岛外的不良风气也根本进不来。水的天然屏障把这里净化得风清气正。

后来又西滩岛很多次,那种原始的自然状态逐渐被文明冲,已和身边的景致完全相同,因为各种车辆畅通,没有封闭的珍贵了。唯能吸引人的是满河滩的奇石。黄河奇石是这里的一大景观,石头的纹络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有自然的水山,有象形的动植物,更有日月星辰和动画人物。每次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必定拣到自己心爱的宝物。有时和同伴争一块奇石,追打、撕拽着嬉闹,把一种审美和智慧全融入了光滑的石头,那种心情的愉悦这时才真正释放。

如今,这一切的一切全成了美丽的回忆。西滩人为了国家重大工程——小浪底配套工程西霞院反调节水库蓄水发电,在指定时间整体搬迁。故土情深,难舍难分。尽管西滩人一步三回头地张望,还是毅然离开了那片滚烫的热土。如今的西滩岛已尘封在了绿水中,水面上漂起的仅剩200亩的绿洲,那是西霞院水库对西滩岛的恩赐,水上旅游已成为为民的重要内容。

新书发布

小说《蓝天白云》出版

本报记者杨奕萍报道 作家周承强的环保题材长篇小说《蓝天白云》,近日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全书围绕南方某市环保局新局长上任与履职揭开序幕,通过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直击人心的故事情节,交织在经济发矛盾中的新旧环保理念的碰撞,塑造了真爱百姓、心系环境、留福子孙的环保局长形象,展示了新一代环保人执政为民的情怀。

《蓝天白云》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为指导思想,以一座改革发展的城市生态建设



满卷书香

魔幻历史与残酷现实的触动

李晏平



书名:《黄金梦》
著者:糜果才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8月

黄金梦,黄金梦断。我在2016年组织山西作家生态汾河行采风活动的时候,糜果才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书名为《黄金梦》。

我知道,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曾经是山西采金猖獗的地方,也是山西污染肆虐的地方。小说即取材于此。

但我没想到,糜果才的小说出版后,我看到的却是这么一个故事:同是做黄金梦,找黄金的人死了,挖黄金的人却活着。或者说,本来以为活着的人,死了,本来以为死了的人,却活着。死了的,是善者,而活着的,却是恶者。

这样的结局,隐喻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当然,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故事的全部是——

暗云激荡的元明时代,明代开国大将剑指北地,刀光剑影战马嘶鸣之间,将军的一个儿子在民间征集粮草而没有征得,却无意间发现了一个秘密:灾难贫穷的老百姓们,都在寻找黄金宝藏。之后,将军的儿子打了胜仗回到那里,却发现,原来寻找黄金宝藏的人们被元军杀光了。而他,却只记住了之前听到的一个秘诀:宝藏在哪里?“东一线,西一线,谁能找到两条线,能富九州十八县。”“宝藏啥特征?”“锅对锅,十八锅,槽对槽,十八槽。”他想,如果找到黄金宝藏,就可以拯救百姓于水火。于是弃甲为民困守山里,由一个人而繁衍至一族人,寻宝,成为了一个延续23代人的黄金梦。

600年之后,历史接入了现实。这个家族的第24代,两个人,一个人寻找,一个人挖掘,演绎了这个寻宝和挖宝的黄金梦。

而且,寻找者只管寻找,秉承了代代遗留的寻金富民的黄金梦祖训,寻找到宝藏献给了国家;挖掘者只管挖掘,滋生了狂热升级的发家致富的黄金梦野心,挖掘的黄金挥霍成疯狂。本来,寻找黄金者,爆出黄金的消息,是想要国家富强乡人富裕,结果,人是富起来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污染了,这个人只得一边勘察寻找黄金,一边调查遏制污染。可悲的,其不知的背后,是环境污染了,社会也污染了,自然生态破坏了,政治生态也破坏了。

这仅仅是找到了“西一线”的黄金,是“锅对锅,十八锅”,已经成为这样。“东一线”的黄金,即“槽对槽,十八槽”,尚未找到。找到又如何呢?也就在又找到“东一线”黄金宝藏的时候,也许是过于激动,过于忘情,寻找黄金者却意外踩空山石坠下山崖。就在这个时候,挖掘黄金者因为打通国家金矿发生透水酿成死亡事件而携金逃窜,仓皇逃遁间,竟发生了车祸。坠落山崖的,以为只是受伤;发生车祸的,以为已丧黄泉,然而,最后,人们发现,以为死了的,棺材里装的是黄金和死猪;以为受伤的,却在坟上堆起新坟。

黄金梦,黄金梦,黄金梦断圆时。这里,黄金梦,呈现了它无奈的悖论。这个悖论,显性的悖逆在于,黄金梦的实现,其富民富国,却也害国害民;其救民于穷困,却也殃民于污染。而这个悖论,隐性的悖逆在于,黄金梦演绎的贫与富、穷与达、善与恶、丑与美的人性故事,其实也隐含了另一种意味,即,富恰恰意味着贫,达恰恰意味着穷,善恰恰助长着恶,美恰恰掩盖着丑。所以,无论寻找黄金者富国富民的善良愿望,还是挖掘黄金者富己富家的

恶性开掘,最后都变成了对于生存家国的污染和破坏。这样的悖论,黄金梦本身,或者说,做着黄金梦的时候,绝对走不出它的悖逆。悖论的破局,也许源自于社会价值观的破局。

黄金梦,金钱梦,财富梦,悲欢轮回,喜忧并存。历史如此,现实如此。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自问:富,作为人类不舍昼夜追逐逐逐的目标,是理想目标么?是终极目标么?是幸福目标么?小说于是又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富”这个目标概念的所指。追逐黄金梦的路途走向不归,实现金钱梦的搏场折戟沉沙,兑现财富梦的地方魂归地府。黄金梦的诱惑,最终却以梦的破灭或无梦可做而结束。

当然,那是个意外。事实上,黄金梦也许还会再起。

只要传说在,就会有新的叙述。只要秘密在,就会有新的勘探。糜果才的故事里,不是没有清醒者,不是没有超脱者,但清醒者把弄学淘金的孩子们拉回到天堂的时候,朗朗读出的,却依然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超脱者在看到黄金梦断而吟出“十梦歌”的时候,最后吟出的,竟是苍白的“要做梦,做此梦,舍己为人千古颂”。

魔幻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似乎依然跳脱不出黄金梦。那么,只有社会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彻底重塑,彻底再造,黄金梦才能不再。

糜果才在《黄金梦·后记》说:“那几年跑入大山的人之中,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发过黄金财的人。我有我的人生观。”他试图以他和他的小说,触动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观念。